

基于冲突视角下地缘破碎带空间结构研究——以中东地区为例

夏宝升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地缘破碎带是一种特殊的地缘政治区，由于导致冲突的内外部因素存在差异，致使冲突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出现差异。当地缘破碎带内部冲突向外溢出，或者地缘破碎带与相邻区存在冲突联系，则地缘破碎带空间结构在冲突作用下向外部空间延伸。基于此，本文以中东地区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冲突空间的差异与延伸，构建地缘破碎带的内部“压力区—次压力区—缓冲区—稳定区”空间结构与外部“相邻区—飞地区”空间结构分析框架，运用核密度分析、实证分析法等方法，探索地缘破碎带空间结构空间变化。研究表明，中东地区不同国家会在同一阶段存在冲突分布差距、在不同阶段同一个国家也不是静止不变，但总体上中部、北部为压力区，南部（出也门外）为稳定区。外部空间组成部分也不是每个阶段都会与地缘破碎带内部空间结构产生明显联系。

关键词：地缘破碎带；冲突；空间结构；中东

DOI：10.69979/3041-0673.24.10.022

引言

21世纪以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乱交织。一方面，全球力量结构出现了“东升西降”的历史性态势，但全球力量分配依然处于“西强东弱”的转型期。^[1]同时，各国推动世界和平进程任然阻力重重，冲突时有发生。地缘破碎带作为地缘政治学中一个十分特别的地理区域，是全球各种冲突事件的集中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通常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2]因此，关于开展地缘破碎带研究，对于了解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十分重要。

1 地缘破碎带概念

地缘破碎带(shatter belts)概念起源于地缘政治著作。马汉(Mahan)将英国与俄国在亚洲30°~40°N之间争夺的地区描述为“不稳定地区(Instability Zone)”。^[3]菲尔格里夫(Fairgrieve)用“破碎区(Crush Zone)”形容海洋辖区与亚欧大陆心脏地带之间较小的缓冲国家，包括北欧、东欧、巴尔干地区、伊朗、阿富汗、暹罗、朝鲜，破碎区内不同国家在政治稳定性、地理条件、民族特性、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差异巨大。^[4]凯利(PHILIP L. KELLY)沿用了破碎带(shatter belt)这个地缘政治学术语，认为其是一个动态且排他性的地理区域，大国对其控制权进行了激烈的竞争。^[5]恩开创性将地缘破碎带定义为战略导向地区，既在内部深刻分裂、又夹在地缘战略辖区大国的竞争之中，中东

是典型的地缘破碎带。^[6]

综上，本文结合已有的概念，认为地缘破碎带是在国家间竞争、内部深刻分裂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地理区域，随着地缘环境变化而演变。国家地缘体和非国家地缘体因政治、经济等不同层面差异性大而难以调和，突是调和失败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2 地缘破碎带空间结构划分

地缘破碎带内部国家具有敌对和暴力的特征，与其他地区相比更加发生冲突，但并非破碎带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容易发生冲突。^[7]家间冲突分布不均，随着地缘破碎带冲突外部扩散，或者由于地理临近存在地区冲突联系，相邻区域或国家甚至非相邻区域或国家可能与地缘破碎带产生空间联系，构成地缘破碎带空间结构的外部延伸部分。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构想，在冲突视角下，地缘破碎带空间结构由破碎带，以及冲突外溢或地区冲突联系两方面可能产生联系的区域或国家两个部分构成：地缘破碎带空间可划分为压力区、次压力区、缓冲区、稳定区；非地缘破碎带产生联系的区域或国家，根据与地缘破碎带的地理空间关系，划分为接壤的相邻区与不接壤的飞地区。

3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域

结合前文论述，本文将中东作为研究区域本文根据彭树智主编的《中东史》，结合数据获取来源，选定土

耳其、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埃及、约旦、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也门共16个国家作为中东国家。^[8]

关于非地缘破碎带的相邻区与飞地区的选取，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将这两个延伸空间与地缘破碎带内部空间联系起来，因而考虑在不同阶段选择不同区域进行阐述。由于中东地区涉及的国家存在不同的认知，因此高加索地区、塞浦路斯、北非、苏丹、阿富汗不列入相邻区，陆地接壤的希腊与巴基斯坦则为相邻区。飞地区的选择不包括相邻区接壤的国家，而与中东地区以海域相隔的国家则划入飞地区。

3.2 研究数据来源

本文冲突数据来源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系创建的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集 (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UCDP) 中的 UCDP GED 地理参考事件数据集 (UCDP Georeferenced Event Dataset)。^[9] 文通过下载、梳理从 2003 年——2023 年中东地区冲突事件，共计 108452 条。

3.3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核密度分析法与实证分析法来解释地缘破碎带空间结构。通过核密度分析法，根据冲突空间集聚，来划分地缘破碎带内部空间结构，通过实证分析法来阐释与地缘破碎带空间结构相联系的非地缘破碎带的区域或国家。

其中，核密度分析法用于计算点、线要素测量值在指定邻域范围内的单位密度，利用距离衰减来度量局部密度的变化，探索事件分布的热点区域，分析事件密度及平稳性的分布模式。^[10] 公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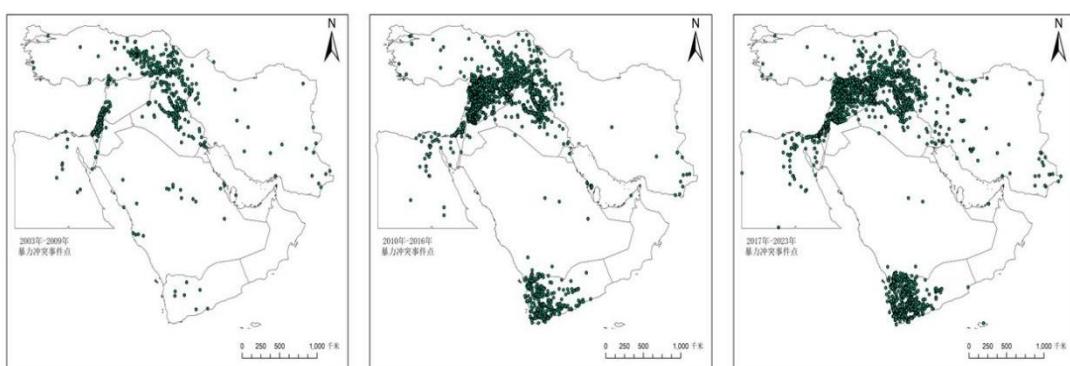


图 2：中东地区各个阶段冲突事件点分布图

注：文中所有地图均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16）1666 号裁剪制作

$$f(x) = \frac{1}{n} \sum_{i=1}^n \frac{1}{h} K\left(\frac{x-x_i}{h}\right) \quad (1)$$

式中， $f(x)$ 为空间位置 X 处的核密度分析计算函数； h 为带宽； n 为与数据点 x 的距离小于或等于 h 的要素点数； K 函数为核函数。本文选取二次核函数为 K 函数。带宽 h 的选择会需结合分析尺度及地理现象特点选择不同带宽值反复调整，直至得到与现实情况较吻合的核密度曲面。

4 中东地区冲突事件时空演变分析

4.1 中东地区冲突事件的时序变化分析

通过对 2003-2023 年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集进行统计分析，制作中东地区冲突事件图表，得到图 1，并将其等分为 3 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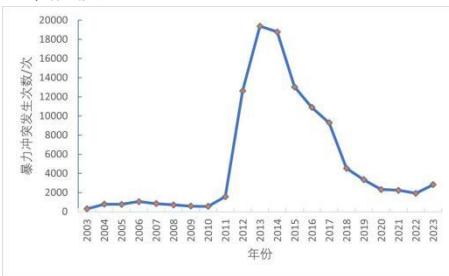


图 1：中东地区 1989 年——2023 年冲突事件次数

根据表 1 可知，2011 年之前，中东地区冲突事件数量呈现波动发展。2011 开始，冲突事件数量急剧增加，直到 2017 年，平均数量超过 10000 件。2017 年以后，冲突事件数量降低到 10000 件以下，但冲突事件数量仍然保持在平均 5000 件以上。2022 年开始，又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4.2 中东地区冲突事件的空间变化分析

应用 ArcMap 10.8 中的核密度分析方法，制作 3 个阶段冲突空间分布图表，得到图 2，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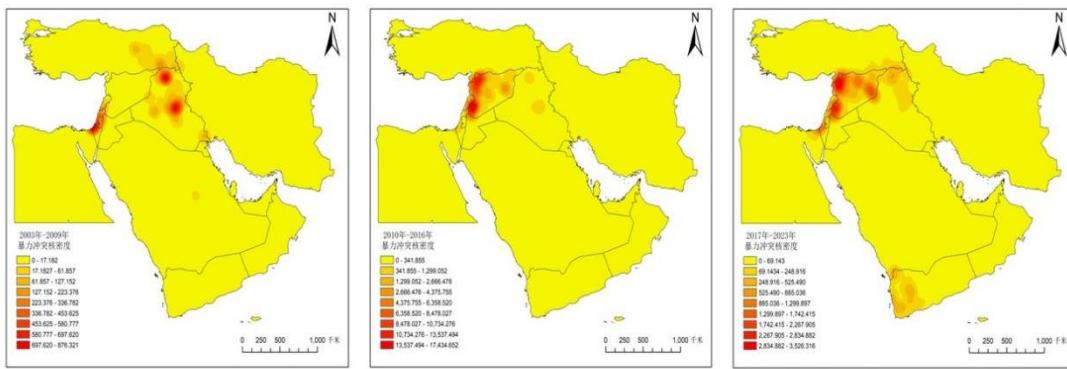


图3：中东地区各个阶段冲突事件核密度图

第一阶段，中东地区冲突事件空间分布相对集中，主要分布区域包括东地中海沿岸；伊拉克中部与北部形成两个核心区域，在两个核心区域周边形成几个次级中心；埃及次级核心区域消失。第二阶段，中东地区冲突事件数量大，其空间分布形成相对连续集中的面状特征，最为集中的地区以叙利亚为主；伊拉克中部和北部、东地中海海南岸演变为次级核心区域；阿拉伯半岛西南部存在相当数量的冲突事件。第三阶段，该阶段中东地区冲突事件分布区域包括中东地区西部，并且涉及的空间范围进一步扩大；阿拉伯半岛西南部形成了三个相对集中的次级核心区域。

5 冲突视角下中东地区空间结构分析

5.1 第一阶段空间结构

(1) 压力区包括伊拉克、以色列。压力区包括伊拉克和以色列。伊拉克冲突事件的增加伊拉克战争有关，伊拉克局势变化改变了地区安全动态与地区秩序。^[11, 12]巴以发生的冲突一步加剧巴以矛盾，巴勒斯坦内部法塔赫与哈马斯的冲突加深了地区不稳定状态。

(2) 次压力区包括土耳其、黎巴嫩。土耳其、黎巴嫩紧邻压力区，本身冲突事件与压力区有关联。土耳其与库尔德人的冲突与欧盟对土耳其入盟的干预有关，导致土耳其政府在解决库尔德问题上做出妥协，库尔德人获得更多文化和教育权利。^[13]黎嫩的冲突主要集中在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在际干预下局势得以控制，但依然不稳定。

(3) 缓冲区包括伊朗、叙利亚、约旦、埃及、沙特、也门、科威特。伊朗与库尔德人、俾路支人等民族的冲突持续，尤其是Jondullah和PJAK组织在伊朗边界地区的活动。叙利亚和约旦受到地区不稳定的影响，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及东地中海局势深刻影响其国家安全。埃及面临国内群体冲突，并且加沙地区的冲突可能外溢。科威特则面临伊拉克局势的外溢风险。沙特与也

门深受极端主义势力和地区局势影响，沙特国内的多个石油设施受损，也门的部族冲突加剧了国家的分裂。

(4) 稳定区包括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这些国家基本没有冲突。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继续推动多元化战略，特别是金融、旅游等产业发展快速。安全上利用海合会等地区合作组织开展安全合作，应对国际与周边形势变化。^[14]

(5) 相邻区与飞地区。该阶段，巴基斯坦为相邻区，其部分冲突事件由俾路支解放军(BLA)等极端组织产生的，这些组织采取暴击手段谋求俾路支人所在地区的更大权利甚至独立，造成巴基斯坦与伊朗边界不稳定局势。

索马里国内多个组织接受中东地区组织的援助，如索马里青年党利用经济、武器等援助制造了相当数量的冲突，进一步增强了索马里的破碎化，并对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产生消极影响。^[15]因此索马里是一个飞地区。

5.2 第二阶段空间结构

(1) 压力区为叙利亚。叙利亚冲突事件数量爆发式增长，远超同阶段中东其他国家冲突数量总和。叙利亚受到“阿拉伯之春”运动影响，国家爆发内战，政府军与武装组织间冲突不断，其原因既有国家认同弱、伊斯兰教派冲突、政府政策失误和自然灾害等内部因素，也外部势力插手的外部因素。^[16]叙利亚内战导致了严重的冲突外溢，为周边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安全带来挑战。

(2) 次压力区包括土耳其、伊拉克、黎巴嫩、以色列、也门。土耳其、伊拉克、黎巴嫩、以色列紧邻叙利亚，不仅本国内部矛盾突出，而且面临叙利亚内战产生的风险外溢。土耳其冲突事件主要集中在政府与库尔德人之间，同时叙利亚内战产生的难民涌入土耳其，带来政治、经济、安全、社会等方面的压力。^[17]伊拉克冲突集中发生在伊拉克和伊斯兰国(ISIS)与政府军队、伊拉克民众的冲突，在空间上聚集在中部和北部。黎巴嫩

冲突事件深受叙利亚内战影响，冲突溢出刺激了宗教派别冲突、恐怖组织活动，域外国家对黎巴嫩局势的干预，加剧黎巴嫩局势复杂性。^[18]以色列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困境，一方面与巴勒斯坦组织冲突持续不断；一方面地区与国际外部的因素增加了以色列安全压力。也门的冲突在“阿拉伯之春”后迅速升级，胡塞武装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QAP）的崛起，加剧了内战。埃及的冲突主要与极端组织联系密切，外部局势变化带来了压力，特别是“阿拉伯之春”运动推动埃及国内政局变动，加剧了社会的撕裂与对抗。

(3) 缓冲区包括伊朗、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伊朗的冲突组织包括东部的 Jondullah 与西部的 PJAK、KDPI，分别与俾路支人、库尔德人有关。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临近压力区，不仅承受来自压力区冲突外溢的困境，而且面临着“阿拉伯之春”运动与宗派扩张的压力。

(4) 稳定区包括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几乎没有重大的冲突事件，这些国家凭借经济、政治、宗教等因素，稳定了国内局势。

(5) 相邻区与飞地区。该阶段巴基斯坦为相邻区。巴基斯坦冲突事件深受中东冲突外溢的影响，伊斯兰国（ISIS）与巴基斯坦极端组织存在密切联系，同时巴基斯坦部分冲突事件也与俾路支解放军（BLA）等极端组织有关。

菲律宾南部为飞地区。伊斯兰国（ISIS）在东南亚的扩张是中东冲突外溢的重要标志。伊斯兰国（ISIS）在菲律宾南部地区建立领地，吸引了“阿布沙耶夫武装”（ASG）等极端组织加入，这些极端组织引发的冲突和产生的影响对菲律宾和东南亚安全局势构成了严重挑战。^[19]

5.3 第三阶段空间结构

(1) 压力区为叙利亚。该阶段叙利亚冲突持续，冲突外溢依然给地区和国际社会带来风险与挑战，但总体上冲突事件数量明显下降。其中，2016 年伊斯兰国（ISIS）开始衰退，与伊斯兰国（ISIS）直接有关的冲突数量下降。

(2) 次压力区包括伊拉克、土耳其、黎巴嫩、以色列、也门。伊拉克冲突事件主要集中在中北部地区，主要涉及伊斯兰国（ISIS）与库尔德工人党（PKK），并在在美国与伊朗的博弈等因素作用下，冲突增加的风险依然存在。土耳其冲突事件集中在库尔德人问题上，

土耳其政府坚决采取军事手段打击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PKK），并跨境打击叙利亚与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组织。黎巴嫩冲突事件主要集中以真主党为主的多个武装势力间的冲突，特别是巴以冲突再次爆发，冲突外溢导致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冲突不断。以色列冲突事件集中在以色列军队与巴勒斯坦组织之间，2023 年新一轮冲突的冲突，加剧地区和全球紧张的地缘安全局势。

也门冲突集中在中西部，多个武装组织崛起，受到伊朗、沙特和美国干预，导致安全局势恶化，加剧了地区动荡。^[20]

(3) 缓冲区包括伊朗、埃及、沙特阿拉伯。该阶段，伊朗冲突在国内比较分散，主要发生在伊朗政府与库尔德人组织、俾路支人组织以及民众。埃及冲突事件主要与伊斯兰国（ISIS），政府加强军事行动，特别是在西奈半岛地区，应对伊斯兰国（ISIS）的恐怖袭击。沙特阿拉伯通过代理人、军事行动等方式介入也门内战，与胡塞武装发生对抗，维护自身国家利益。^[20]

(5) 稳定区包括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这些国家利用经济、政治、宗教等因素，保障国内局势稳定。

(6) 相邻区与飞地区。该阶段巴基斯坦为相邻区。巴基斯坦军队与 BRAS、BLA、BLF 等俾路支极端组织爆发了冲突，这些极端组织依然通过暴力手段实现地区更大权利甚至独立的目标。

该阶段，欧洲、非洲、东南亚等地区虽然受到难民、恐怖主义等层面的影响，但基于冲突外溢或者冲突联系的因素较弱，因而不存在明显的飞地区。

6 总结

本文以中东地缘破碎带为研究对象，基于冲突在地理空间上差异性分布的前提，将其内部空间划分为压力区、次压力区、缓冲区、稳定区。结合冲突外溢或存在冲突联系的因素，地缘破碎带内部结构向其他地理空间延伸，形成外部相邻区与飞地区。通过观察不同时间阶段冲突空间分布差异，以及与外部空间联系，发现中东地区不同国家会在同一阶段不总是充满冲突，在不同阶段同一个国家也不是静止不，但总体上中东地区中部、北部容易形成冲突集中区，而南部（出也门外）总体上冲突不容易发生，即中部、北部为压力区，南部（出也门外）为稳定区。外部空间组成部分也不是每个阶段都会与地缘破碎带内部空间结构产生明显联系，巴基斯坦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相邻区，而飞地区的形成则受到冲突

外溢强弱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朱锋. 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与态势[J]. 人民论坛, 2023, (24): 12-16.
- [2] 唐永胜, 刘东哲. 破碎地带与冷战后国际武装冲突[J].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10, (05): 18-24.
- [3] Mahan A T. The problem of Asia and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cies [M]. Boston, US 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00: 21-26.
- [4] Fairgrieve J. 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 [M]. London, UK: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27: 329-334.
- [5] Kelly P L. Escalation of regional conflict: testing the shatterbelt concept[J].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1986, 5(2): 161-180.
- [6] 索尔·科恩. 地缘政治学: 国际关系的地理学[M]. 严春松,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1: 49-50.
- [7] Reilly D. Shatterbelts and conflict behaviour: The effect of globalisation on 'high risk' states[J]. Geopolitics, 2000, 5(3): 48-77.
- [8] 彭树智主编, 王铁铮、黄民兴等著: 《中东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11—12.
- [9] SUNDBERG R, MELANDER E. Introducing the UCDP georeferenced event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13, 50(4): 523-532.
- [10] 王远飞, 何洪林. 空间数据分析方法.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Wang Y, He H. Spatial data analysis method.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7.]
- [11] Fawcett L. The Iraq War ten years on: assessing the fallout[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3, 89(2): 325-343.
- [12] Flibbert A. The consequences of forced state failure in Iraq[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2013, 128(1): 67-96.
- [13] 李秉忠. 浅析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问题[J]. 世界民族, 2008, (03): 30-40.
- [14] 丁隆. 阿拉伯君主制政权相对稳定的原因探析[J]. 现代国际关系, 2013, (05): 36-44.
- [15] 王涛, 秦名连. 索马里青年党的发展及影响[J]. 西亚非洲, 2013, (04): 71-88.
- [16] 方金英. 叙利亚内战的根源及其前景[J]. 现代国际关系, 2013, (06): 14-20.
- [17] 尹婧, 黄民兴. 中东变局以来土耳其境内的难民问题探析[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8, (01): 30-44+118-119.
- [18] Salloukh B F. The Syrian War: Spillover Effects on Lebanon[J]. Middle East Policy, 2017, 24(1).
- [19] 卢光盛, 周洪旭. “伊斯兰国”对东南亚的渗透: 恶果、影响及应对[J]. 南洋问题研究, 2017, (03): 53-64.
- [20] 朱泉钢. 从治理危机到代理人战争: 也门冲突的流变轨迹与安全困境[J]. 中东研究, 2021, (02): 60-80+34.

作者简介: 夏宝升, 男 (1994—), 汉族, 安徽天长市, 研究生, 云南师范大学。